

6



說小話白之述其書同翰若

AG
724637
25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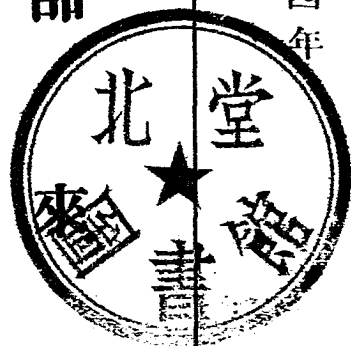
3 2173 7706 2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四年

苦

盡

甜



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第一回 王向榮遭難

在山東某縣的一個閉塞的小鄉村的西坡裡，王向榮領着他的兒子在那裡鋤豆子。六月的天氣，夕陽射着牠的威烈的光，兩歲的女孩子映閣，送去一罐子茶，她把茶放下，便坐在路邊草地裡玩。夕陽已經落下，天空變成一種灰色，王向榮給他的兩個兒子說：『你們兩個餓了吧，今天出奇的熱，裸着上體，還得不住手的擦汗，我們回家吧。』這句話很有効力，剛從王向榮嘴裡出來，他兩個兒子即停止了工作，映閣忙着要抗她父親的鋤，映閣的大哥提着罐子，都回來了。

家在莊西頭，映閣的母親，站在門前塲裡往西看，看見他們從地

裡回來啦，馬上到廚房裡去收拾碗箸，預備他們吃飯，得功剛從學校裡回來，坐在院裡看書，他母親喊他：『三！你父親和你哥哥從地裡回來啦，快往院裡拿東西，別看書啦，還看見了嗎？黑了看書有很大的害處，得功把書裝在書包裡，就往院裡拉棹子，拿板凳，端湯，端饅頭，棹子上放上一碗鹹菜，幾科葱，幾個蒜瓣，碗，筷子，剛收拾好，他們就來到家啦。洗了臉，他們就吃飯；吃着飯，早晚也說個一句兩句的話。

熱的真不得了！他們吃完飯，都慌着往場裡去，有的拉着蓆，有的提着茶壺，王向榮拿着煙袋和洋火；映閣同她母親刷完鍋，收拾把了碗箸，得義喂上牲口，也都上場裡去了。因為太陽晒的地

很熱，都在隣居的東屋牆下坐着或躺着，手裡都搖着扇子，在那裡乘涼。

王向榮三個兒一個閨女，大兒名叫得義，年二十一歲，二兒得禮十八歲，三兒得功十五歲，閨女乳名映閣十二歲。全家六口，有錢財，有地土，無病無恙，不憂不懼，安享家庭的幸福。

太陽收沒了牠的光，萬物被黑暗佔據的變成同一的顏色，隱隱約約的從西邊過來一個抗小包袱的人，見了王向榮問道：『借光先生：上某村從那裡走啊？』『從這裡往東去。』王向榮指給那人路，那人點了點頭，從衣袋裡掏出一支煙捲來，點了火吸着煙，說：『我休息一會再走。唉！在家千日好，出門時時難。這句俗

話說的很對。」那人說了這話，就蹲在那裡休息，王向榮站在一旁，那人問：「那幾個年輕的，都是你跟前的嗎？」

『是的。』王向榮剛答應了這麼一聲，從西邊又過來一個人，手裡拿着滅了火的煙捲，給先來的那個人要火。王向榮看見火照明的他們的面孔，全不認識，心裡說：『這大半不是好人？』王向榮的心絃顫抖的異常不安。天已經很黑了，那兩個人還沒走，忽然又過來一二十個人，走的很快，走到王向榮門口，即堵住大門，大聲喊說：『都別動！』早來的那兩個人立時起來，這個抓映閣，那個抓得功，得義同他母親一看他們是土匪，趕快跑了，得禮未跑及，也被土匪抓住了。抓住了三個孩子，土匪立時往西走

去，一鎗也沒放，被抓去的三個孩子，一面哭着喊他們的爹娘，一面跟着他們走。土匪走的很快，不久聽不見了。得義同他母親聽着土匪走啦，慢慢的走回場裡，一看只剩下他父親個人在那裡哭，哎呀！場裡立時充滿了一種號咷的音波。

王向榮睜開他的淚眼一看，看見他妻同得義還在跟前，他說：

「噢！你們沒被土匪架去！那還好些，這個事情怎麼辦呢？喊人趁他們是不行的，土匪見後邊有人追趕，一準發鎗，危險很大。您看！土匪沒搶咱的東西，光逮去三個孩子，一準要很多的錢，恐怕傾了咱的家，也不能完全贖出他們來，現在算任什麼都沒有啦，我們都要飯去吧！」王向榮看着他妻，如同迷了一般，遂安

慰她說：『有什麼法子呢？俗語說：『一生皆由命，半點不由人』，天不早啦，我們到去家吧，今夜不用關大門，東西不是我們的啦。明天也許能得孩子們的信明天再說吧。』居家這一夜不能睡覺，王向榮的太太只是哭，常喊她閨女的名字，有一天的旁晚，從東山來了一個類是乞丐的窮人，遞給王向榮捲起來的一個紙條說：『有一個從遠方來的人，交給我這個紙條，教我給你先生送來，並且給我一塊錢作路費，那人交給我以後即往東山去了。』送信的說了這句話，慌慌忙忙的就走了。王向榮不認識字，把紙條遞給得義看，得義一看，很驚駭的說：『苦死了！！』

得義給他父親說明土匪來信的意思，他父親的面孔立時變成一種

土色。土匪來信的大概意思，就是：到一定的日期，送到某處五千元，到日期，有錢便有孩子，沒有錢先殺一個再說。咳！王向榮縱令把家業完全賣掉，也不夠土匪要的錢數的三分之一，王向榮說：『這項錢，一來辦不那麼許多，二來辦不那麼爽快，到土匪定的日期，我去見他們的首領，苦求他，也許能動他的心，準許我以全數家業，換回孩子們來。情願把家業全數賣掉，我們一齊要飯去，也不教一個孩子死在土匪手裏。』到了土匪定的日期，王向榮上土匪定的地方去了；土匪定的地方，是東山上的一個廟，王向榮到了廟前，見許多土匪用威嚇的聲調問：『幹什麼的？』『大半是送錢的。』給王向榮送信的人替王向榮回答了這麼一聲

，即領着他去見匪首。王向榮見了匪首，匪首，開口便問：『帶錢來了嗎？』

『沒帶來。』王向榮跪下磕頭說：『我今天特來求情。』『你這個東西，真沒良心，你不要孩子了嗎？如若不要，我這就把你的孩子槍斃了。』土匪紅漲着臉，怒氣勃勃的說。

王向榮說：『掌櫃的息怒，我很願意把我的家業完全賣掉，贖出我的孩子們來。可惜！掌櫃的說的錢項太多，就是把我的家產賣淨，也不夠贖一個孩子的，況且今年麥子收的不好，此刻滿地飛蝗，秋收無望，真是賣地無主，告貸無路，這項錢，要了我的命我也辦不到，求掌櫃的大發惻隱之心，寬恕我一點吧。』王向榮

渾身顫抖，淚下如雨。

『胡說！』我知道你過的很不錯。』匪首真是一種鐵石心，好像得了搖頭瘋似的這樣說。

王向榮看着他的話沒動匪首的心，忽然想起他妻說的話來，他妻給他說過：『如若賣淨家業，贖不出那三個孩子來，無論如何？得想法子把映閣贖出來，他兄弟兩個後來再說。』因此想王向榮問：『我先贖我的女孩子行不行阿？』

『行，可以。』匪首覺着讓王向榮一個一個的把他的孩子贖出去，能多見些錢，面孔上浮着一層笑痕這樣說。王向榮見匪首准許他先贖出映閣來，即去見那個給他送信的人，懇求他說合這個事

情，唉！說了好些時候，沒說妥，因為王向榮，光說窮，辦不了，匪首光說些罵人的壞話。最後說妥了，贖價一千元。

王向榮回了家，即往各處求親戚，告朋友，俗話說：『白馬紅纓彩色新，不是親者也來親，一朝馬死黃金盡，親戚如同陌路人。』這句俗話說的很對，王向榮雖然一天到晚的奔走，親朋沒一個肯幫助他的。怎麼辦呢？除非典田賣土，別的沒一點辦法。王向榮沒法子，就託人典當他所有的地土。可惜！那一概不可憐人的富家，知道王向榮用錢急如星火，要死契，不要活契，要死契，而且出活契的代價。幸虧稍有田園的小戶可憐他，東拉西借的當他的地土，代價不拘多少，而且什麼時都教他回，於是王向榮把他

所有的地土，典當淨盡。地土掃數當出，尙不滿千元的數目，沒法子，王向榮又把他的宅基房屋賣了，才湊夠這筆款子。

王向榮帶着全家賴以生存的產業換來的錢，到東山裏去了。到了山裏見匪首，匪首雖然看他這一次帶了錢去，還假粧生氣說：「你這個東西！辦事真不爽快，來這麼晚，教你的孩子等你這麼些時候。」「您不曉得我們當莊稼人的多麼困苦艱難，我費了九龍二虎之力，家業完全賣出，才弄到這一項錢。求掌櫃的以仁爲懷，放開我的孩子們，我好領他們要飯去。」

「怎麼說！放開你的孩子們！那一個許給你的！有憑據嗎？你這個東西真狡猾，我許的放開你的閨女自己。你帶來的錢夠一千塊

嗎？」匪首很驚疑的問。

『你們可以數一數。』王向榮說。忽然過來幾個土匪忙着查錢，查完了，果然一塊不少。

王向榮仍然要求放開他的三個孩子。匪首說：『你的女孩子長的不錯，你把她領到天津，能賣幾百塊。天津是一個很好的地方，你的女孩子在那裏將來能夠享福。你拿着賣閨女的錢，贖出你的那兩個孩子去，這不是兩全其美的法子嗎？』王向榮聽了這些壞話，又生氣又難過，一句話沒回答，在跟前的土匪，都哈哈的笑。『您把我的女孩子交給我吧，天不早啦，我回去。』王向榮說了這句話，他忽然跪在匪首跟前，說：『求掌櫃的教我看看我的那』

兩個孩子，我想給他們說兩句話。」

「掌櫃的教他看看吧，省得他說我們不通人情。他也窮啦，我們原是殺富濟貧。」一個頗有人心的土匪這樣說。匪首沒法子，卽命兩個土匪，把他兄弟兩個領來。兄弟兩個一看他父親來啦，以爲有了回家的盼望，很喜歡。王向榮給他兄弟兩個說：『現在籌畫不出那麼些錢來，您母親黑夜白天想您妹妹，我怕她憂愁成疾，恐怕您們就沒有娘啦，所以我先贖出映閣去。』兄弟兩個聽了他父親說的話，立時眼裏湧出淚來。王向榮安慰他們說：『您兄弟兩個不必難過，不久您們也能回家。我盼望您們在這裏不要惹大家生氣。我想衆位也不教您挨餓，等幾天再說吧。』王向榮剛

說了這些話，一個土匪把映閣領來了，映閣一看她父親來啦，大聲喊着說：『爹你來啦，我媽來了嗎？』

『沒有。』王向榮說。

『我很想她，我們快走吧。』

『你領你的□□□走吧。』匪首說。

王向榮扭臉看他的兩個孩子，見土匪把他們拉回去啦。王向榮領着映閣就回家來了。

映閣的母親盼望閨女回來的一種心情，使她望穿了眼睛，光恐怕土匪不讓她回來，好幾次到莊東頭去看；看一次不見回來，哭喪着臉，低着頭回家，坐在樹涼裏的太太們，沒有不可憐她的。

王向榮領着映閣來到家，天就黑了，映閣來到家，即上屋裏去看她母親，母女見了面，很喜歡。她母親問：『孩子你可來啦！你受罪了嗎？挨餓了嗎？』

『媽！我沒受罪，也沒挨餓。』

『你的兩個哥哥怎麼樣呢？』

『媽！你不要掛心他們，他們也受不了罪。』

『我給你們預備好飯啦，你爹怎麼沒來呢？他上那裏去啦！』

『我爹也來啦，我們一塊來的，我去看看去。』映閣到外邊一看，見她父親蹲在院裏搗着臉掉淚，她說：『爹！吃飯去吧。』王向榮難過，是因爲他的孩子還在土匪手裏，沒有指望贖他們，尤

其是因爲得功是最孝敬父母的一個孩子，上學又有才分，王向榮最愛惜他，盼望他將來能成家立業，光耀門庭，王向榮自己安慰自己說：『他們後來也許能跑出來，土匪也許打聽打聽，知道我不會東西啦，也就不肯傷害他們。』王向榮心裏正這樣說着，一聽映閣喊他吃飯，他站起來說：『咳！有什麼法子呢？』一家四口吃完飯，老早睡覺去啦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王向榮同他大兒商量以後的日子怎麼過法。地帶着莊稼都當給人家啦，只剩下一塊很不好的地，沒人要；宅基房屋也賣了，日子怎麼過法呢？王得義給他父親說：『這幾天我就想這個事情，想來想去，終於沒想出別的好法子來，我們居家

非離散不可，你跟人抗活，我母親同妹妹，有這一塊地，好歹也餓不死。我要到關外去，在那裏一年掙的錢，差不多跟在咱們這裏四年掙的錢多。我的主意，幾時掙的錢夠回出我們的地來，我幾時回來。你看這個法子好不好？」王向榮很不願意說好，三個兒子，一個也不見啦，你想他能不難過嗎？」他說：「晚兩天再說吧。」王向榮想了好幾天，也沒想出別的好法子來。沒法子，就許了得義到關外去。

上關外，得很多不少的路費，王得義的朋友問：「得義！你上關外，路費出在那裏呢？」

咳！俗說鳥飢投林，人飢投親。」王得義說。

哦！得義！你預備求親戚啊，哼！我看是畫餅充飢之計。」

『至親不如好友，你幫助我幾塊啊？』王得義一天到晚的各處求親戚，是親戚都找到啦，高低求了够用的路費。

王得義還是年輕，沒到遠地方去過。到了離別父母遠遊的日期頭裏那一晚上，同他父母坐在屋裏，屋裏充滿了一種憂愁的空氣，誰也不說話。得義想到他居家處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裏頭，離別父母，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，不能夠早晚給他們幾個錢，他覺着上關外不如在家好。

然而得義又想到他父母說過好幾次，盼望他三五年發財回家，把家業完全回出。得義一想起他父母的這種盼望來，心裏拿定主意

說：還是走好，如若不走，家業簡直沒有回出來的時候。」到了得義離別父母的早晨，居家老少異常悲哀，都心裡想着誰知道這一走世上還能再見面嗎？得意的母親同映閣送到他莊西頭，他父親還往北送他，送到一個小山巔上，得意回頭一看，見他母親還站在莊西頭以眼送他，他擺着手說：「媽！你回去吧。」得義又給他父親說：「別送我啦，你回去吧，安慰安慰我母親去吧！」得義還有許多想說的話，就因為心裡的一種悲哀，使他說不出話來。於是和他父親洒淚而別。

第二回 王向榮奉教

凡人遭了艱難，或者有人力辦不到的事，自然要求一位有能的神幫助，或保護，這是一般人的恆情。王向榮的太太，是一個很熱心敬神的人，屋裡供着一個銅菩薩，她送得義從莊外回去，即給菩薩燒香磕頭，求菩薩護送她的孩子。哼！不是白廢嗎？菩薩那能夠辦得到呢？王向榮到了家，她正在菩薩前邊跪着，向榮給她說：「你起來，我們商量商量。」

「哦！商量什麼？」

「房主快教我們騰房子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找個地方給人家做飯去，映閣跟着，也許能辦得到。」王向

榮的太太這樣說。可巧隣居——還是不遠的親戚，正想僱一個做飯的，於是映閣同他母親有了吃飯的地方。王向榮也很願意跟人，可惜他是本莊上的老戶，先前有東西，有面子，怎麼在本莊上跟人呢？況且本莊上也沒有僱人的，王向榮拿定主意，要到外邊去跟人。

八月十七，新房主上房子。沒等天明，王向榮即到外邊找地方跟人去了。這時候農事已完，誰肯僱一個閒吃飯呢？不久，王向榮的錢即花完了，還沒找着跟人的地方。不願意餓死，便得要飯。在好天還不是多冷，要飯本來也是個法子，可惜王向榮沒要過飯，不會要飯，因為不會要飯，挨餓很不少。

到了臘月裡，下了一尺多深的雪，王向榮怎麼要飯呢？天主可憐向榮指給他救靈魂肉身的路，王向榮到了某村的天主堂門口，看門的先生正在大門底下往街上看，看看有賣洋火的沒有？就看見面黃肌瘦的窮要飯的王向榮，動了他的慈心，擺着手教王向榮到門房裡去坐坐暖和暖和；門房裡有個火盆，王向榮坐在火盆旁邊烤着火，看門的先生問：『你是那裡的人啊？』

『……』王向榮給看門的先生說了他的歷略。看門的先生可憐他，遞給他一碗茶。先生看他很瘦，知道他好些時候沒吃過飽飯；趕快到廚房裡端來一碗米湯，拿來幾個黑麵窩窩，說：『你吃吧。』

「多謝，多謝。」王向榮說了這句話，就吃飯，他吃着飯問：「這是你先生的大門嗎？」

先生說：『這是天主堂。天主是萬民的大父母，他的堂是萬民的家，進了這個堂，死後才能升天堂，升了天堂，才算到了萬民的老家。天堂是有福無苦的地方，那裡的萬福萬樂，永還不亡。』王向榮此刻本來光知道餓的慌，知道渴一碗米湯，不冷了，沒心聽道理；惟『天堂老家』四個字，他聽到心裡去了。因為他想家，比想這一頓飯想的更懇切。王向榮吃着飯心裡想：『天主堂若真彷彿人的家似的，那麼，我願意常常住在堂裡，誰知道行不行呢？』看門房的先生心裡想：『這個人真苦！過過好日子的人，受

窮加倍的難。何況窮了又不怨他。這等人不怕出力，就是年紀大一點。頭幾天神父說過：「堂裡要添一個，像我似的可靠的送信的人，有時候我出去買東西，他也能給我看門。我看這個人可靠，能辦這個事。」王向榮吃完飯，先生問：「我們中國有天主教，你聽說過嗎？」

「我聽說過，我們中國有外國教，是那個教嗎？」王向榮回答。『無知識的人說是外國教。』先生說：「這個說法太不對啦，天主教恭敬的是天主，天主是世界萬民的天主，不分中外，猶如太陽普照大地，不分中外的一樣，誰造的太陽呢？就是天主，不光太陽是天主造的，我們吃的，喝的，穿的，戴的，都是從天主來

的，所以我們人都當恭敬天主。」

「哦！我吃的先生的飯，是吃的天主的啊！」

「是的！一因天主命莊稼長起來。二因天主命我食飢者飲渴者。你不用感謝我，當感謝天主。」

「先生說的是謙遜話吧？」

「不是謙遜，你吃的飯，的確是天主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也得恭敬天主。」

「你說的真是良心話，吃誰的當知誰的情，報誰的恩。你現在是一個無家的窮人，盼望將來回出你的家業來。哼！不關係什麼，你若奉了教，便知道世上不是我們的真家，死後能升了天堂，才

算到了老家，唉！神父想用一個人，你願意跟神父嗎？」

「跟神父幹什麼事呢？」

「夏天種園，冬天送信，你看行不行啊？」

「很好，很好，我把不得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去問問神父。倘若神父用你的話，你可是得奉教。你奉了教，可能說：『朝聞道夕死可以。』」

「先生教我做什麼，我做什麼？」王向榮很高興。

看門的先生見了神父說：「我們堂裏不是預備添一個人嗎？剛才來了一個要飯的，土匪鬧的他傾家敗產，全家離散，令人可憐，現在他願意奉教，我看他是一個老誠可靠的人。」看門的先生，

是神父很想信的人，爲此神父說：『你領他來我看看。』先生把王向榮領到神父屋裏，神父一看到榮窮的實在可憐，看他的面孔聽他說話，就知道他是一個老誠可靠的人。神父問：『你願意跟着出力嗎？』

『願意，我出來原找地方出力做活的。』王向榮答。

『好啦，我先試一試，你行不行，如若行，我就給你本分。』

『神父試試吧，我不敢說行，盼望神父和先生多原諒我。堂裏無論有什麼活，我要盡心去辦。我謝謝神父。』王向榮遂就給神父磕頭，神父禁止着說：『教友們但給天主磕頭，不與給神父磕頭。』看門的先生說：『我們給神父鞠躬吧。』

冬天園裏沒有活做，王向榮每天除掉往廚房裏打水，掃院子，就是跟着看門的先生學經言，學道理，早晚裏往總堂裏送信。有一次，王向榮往總堂裏去送信，在總堂裏有個女子學校，很多的十幾歲的女學生，有時候整整齊齊的上班，有時候在堂裏恭恭敬敬的念經。王向榮一看就起了一種羨慕心情，心裏說：『我怎麼想法子能教映閣在這裏上學才好。』王向榮從總堂裏回來，一路子想這個事情。有一天，王向榮趁着一個好機會去見神父，神父問：『有什麼事嗎？』

『別的沒什麼事，我很掛念我的女孩子；我奉教爲的救靈魂，我也盼望救我孩子的靈魂。我在總堂裏見了一些女學生，我想起來

我的女孩子跟着她母親，一輩子不奉教，我特來問問神父，我的女孩子在總堂裏上學行不行？」

「大半許行，你領了洗以後再說吧。」

王向榮自從見了神父以後，學經言道理，比先更用心，不久，早晚功課，四本問答，都學會了，能領洗啦，神父就給他領洗，給他起的聖名雅各伯。王向榮領洗以後，爲他閨女上學的事情，又求神父。神父卽給總堂裏去信，問收王向榮的女學生不？總堂裏回信說收；因爲王向榮在堂裏當工人不要工錢，他覺着爲報天主的恩，給堂裏出力是應該的，總堂裏看着他是一個知恩的人，所以願意收他的女學生，就是不納學費和飯錢，映閣也能上學。

王向榮即回家接映閣來上學，到了家，給他妻一說教映閣到天主堂裏去上學，他妻很不樂意說：「不行！不行！我們不上洋學。」王向榮說：「天主教不是洋教，是造天地萬物的天主立的教，不分中外，在天主堂裏上學，不是上洋學。我親眼見那學生，又白又胖，又端正，又和氣那裏不能在好啦。」映閣也願意去，她也求她母親，准許她上天主堂裏去上學，她母親雖然不說願意，倒也不說不願意，心裏也知道，這麼大的閨女，雖然在她跟前，在人家住着，究竟不是長久的法子。王向榮在家住了兩天，領着映閣上天主堂裏去上學，映閣的母親雖不十分滿意，倒不阻擋了。映閣上了學，不久也不想家啦，因為同學們待她很好，老師也很

愛她，吃的飯比家裏的飯好，穿的又潔淨；尤其是因為她有很好
的才分，上學不作難，跪彌撒，聽道理，是她最歡的事情。時候
長了，她最喜歡的功課，就是天主教的道理，她覺着成聖教會的
兒女，一定是天主揀選的。過了一年，神父看她很恆心，就給她
放洗，給她起了聖名德肋撒。希罕！映閣領了洗，看着天主堂如
同家一樣，比先更老實，更勤學。

總堂裏有個本國的修女會，幾十位修女，從小好學，聽天主的道
理認真要修德行，棄絕了世俗，定了終身守貞的主意。當修女的
，或看病及伺候病人，或教學，或上外邊去傳教，一天到晚的忙
於愛天主，愛人的事情，雖然這樣，在爲當修女不貪戀世俗，不

掛念吃穿，一心愛天主愛人，所以她們常常高興。王德肋撒被她們同化了，初等畢業，也定了這種主意，求院長許她入修女會。院長本來很贊成德肋撒定這個主意，可是得先試一試她的主意是否堅決，守貞關係一輩子的事，如若主意不堅決，倒不如出嫁。王德肋撒每逢大瞻禮，便求院長準許她入會，整整求了四年，院長看她真有堅決主意，才許她入保守學，爲的學守貞的人當守的規矩當知道，修女不光棄色，她們最要緊還得棄意，棄財，當一輩子出力，不要一個工錢，叫上那裏，就得上裏去。叫做什麼，就得做什麼，給她最小最卑賤的本分也得幹；當修女沒有天主的聖召，沒有天主的帮助，人是辦不到的。王德肋撒日日前進，同

學沒有不贊成她的，高低入了修會。

總堂裏有個醫院，不斷有人到院裏來住着養病，院長看着王德肋撒有本來的伺病侯人的本事，就叫她到醫院裏去伺侯病人，王德肋撒不嫌髒，不害怕，很會安慰教訓病人，勸他們救靈，尤其是對於病重的人，勸他們領洗，病人居多數是邪教人們，都願意王德肋撒伺侯他們，爲此，總沒聽說她伺侯的病人有一個不願意救靈魂的。

王向榮幾時到總堂裏去，幾時去看他閨女。他見德肋撒很高興，他看出來他被土匪的害，完全是爲救他的及他閨女的靈魂，他很感謝天主的仁慈，安排他們的事情那麼妥當，苦難不到他們身上

他們奉不了教，救不了靈魂。王向榮天天爲他妻及他的孩子們求天主叫他們都奉教，王向榮在堂裏當工人，很如意。

第二回 王德禮當土匪

王向榮贖不出來的，被土匪架去的那兩個孩子，土匪很盼望他籌畫幾百塊錢，把他們贖出來；就是錢再少些，也願意放他們。過了一些時候，土匪聽說王向榮已經傾家，居家逃荒走了，就願意叫得禮入夥，跟着他們做那搶劫虜掠的勾當。得功遇着機會跑出來了，只剩下得禮，還沒跑出來，王得禮的脾氣，本來沒有得功

的脾氣好，好懶惰，不出力，得禮果然當了土匪，不光得禮個人，還有幾個青年人，與他處的同樣的環境，父母沒錢贖，土匪不放，土匪走到那裏，他們跟到那裏，都綁着手，如同一羣牲口一般。匪首看着從他們身上，弄不出錢來，就用野蠻手段，強迫他們入夥，願意入夥，就許他們跟着享福，不然就要槍斃他們，十幾個好家子弟，因受這種無理的壓迫，當了土匪。匪首每人發給他們一把刀，時候長了，也發給他們槍，匪首看着土匪不可靠，常常派人監視他們，不久，王德禮得了匪首的心，匪首很相信他，凡土匪所辦的事情，他都跟着去辦，惟有一條他不辦，就是殺害人的生命。

王得禮雖然當了土匪，因為是好家出身，還講一點良心，不殺人。他見別的土匪抱人家的孩子，孩子的母親亂哭亂叫，孩子的父親磕頭求可憐，土匪堵着氣把孩子一槍打死，得禮心裏非常難過，紅着臉，不敢說任什麼話。當土匪的，今天挪到這裏，明天挪到那裏，今天搶這家，明天搶那家，白天不是白天，黑夜不是黑夜，常常害怕，不能平安睡覺，這種生活，真不是人的生活，簡直的是野獸的生活。王得禮這樣當了十年的土匪，沒享了福，倒受的苦不少，可是發了財，也大吃大喝。這樣的時候能有多些呢？王得禮現在後悔了，很願意與土匪脫離關係。況且時常與兵打仗，常有死的危險，打仗的時候，也有打死的，也有受傷的，受傷

倘若走不動了，自己的人便立時把他打死，恐怕落到官府手裡，不能忍刑法，危險他的人。王得禮終於拿主意，遇着機會便跑。有一天土匪架了一個坐轎車走親戚的富家太太，護送的人嚇跑了，土匪使車把那太太拉到一個大廟裏，土匪把那太太領到屋裡，幾乎嚇了個半死，那太太坐在屋角裡，土匪便喝起酒來，不久就喝醉了。有一個土匪站在太太跟前說：『你這一種的人，差不多都會彈琴，你彈彈琴叫我們聽聽好不好？』太太想着若隨了他的意思，那惡人許待她好一點，她點頭說：『那裡有琴呢？』這個土匪，頭些時候搶了一個琴，放在廟裡窗戶台上，他趕快拿來，交給太太，一時廟裡充滿了一種琴聲和笑聲，土匪比先更能喝，

最後都醉的要死，沒一個人問太太的事，到了天黑，一個個都找地方睡覺去啦。

王得禮本來見別的土匪架女肉票，他心裡很不是味。這一次見他們架來這位太太，他心裡更難過的不得了。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？他一時的想起他母親和他妹妹來。爲這個原故，他可憐這位太太給自己說：『你得想法子救她！』王得禮的良心使他無心和他們喝酒，他們勸他，早晚也喝一點。他看見他們都喝醉睡覺去啦，看着這個時候，是救那位太太的一個好機會；於是慢慢的進了太太坐的屋，因爲屋裡沒點燈，太太聽見來了人，嚇的伸着兩支手求可憐，得禮小聲給他說：『不用害怕，我來救你，你不要作聲，

我送你回家。」得禮遂就抓她的手，叫她起來跟着他走。太太一看真要救她，不用說她是很原意的，光怕別的土匪聽見。嘿！那些人都走入夢鄉，放槍也聽不見了。王得禮領着那位太太，開開後門出來，沒一個人看見。他們趕快下山，到山下邊的一個莊上，得禮知道一家好人家，喊醒那家的人，求他們送太太回家，恐怕路上再遇着土匪，給他們說明今天的口號。那位太太果然平平安安的到了家。

王得禮當土匪辦了這麼一條好事，心裡很好過，暗暗的回到山上，找個清淨地方要睡覺，想睡覺，就是睡不着，一夜的工夫，想想這個，想想那個：他想當土匪行多些惡事，別人行的惡，也有

他的份子，他想到這裡，後悔不該再回到山上去，得禮送這位富家太太，在路上也曾想過，若送到她家，她家裡的人，看着得禮救了他們的人，也許願意救他，然而恐怕那富家過於惱恨土匪，不肯報恩，反送他衙門裡去。況且聽說他父母已經逃了荒，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，因此他又回到山上，得禮這一次沒跑，他又拿定主意，再有機會，無論如何，一定得跑。常說：「萬事不由人作主，一生都是天安排。」請看！因為王得禮當土匪，天主怎麼罰，因為救了這位太太，天主怎麼賞報他，

土匪越多越多，鄉民箭直的沒法過了，莊稼人不敢下地收割莊稼，買賣人不敢出門做買賣，因此，各莊長懇求縣長，設法保護，

縣長卽往省裡打電報，求省長派兵。省長給縣長定下日期，派兵一旅來剿滅這些土匪。到了日期，縣長暗暗的帶着保衛團，到土匪山下的一個小莊上。土匪知道隊伍來啦，仗着自己的人多，都聚在一處，等着與縣長打仗。

省長派來的兵來到了，縣長立時領他們到山裡去，慢慢的把土匪圍困起來，土匪一看來的兵很多，一多半各處逃竄；那些往外跑的人，也有跑出來的，也有跑在路上被兵打死的，也有被兵逮住的，一少半在廟裡的樓上打往前攻的兵。王得禮此刻還在廟裡，他給別的土匪說：「先給他們打，後來在說。」縣長給旅長說：「我們已經把土匪圍困起來了，他們的子彈只去不添，百姓不能

够給他們送飯，應餓也能餓死他們，慢慢的打吧。」莊稼人，像先前給土匪送飯似的，現在給兵送飯。

差不離天黑了，王得禮知道幾個土匪也願意跑，他們商量妥協，一齊跑出來了。往外跑的時候，不幸被一個子彈穿透了王得禮的肺部，王得禮先不知道他受傷，一樣跑，後來覺着身上發熱，一摸，才知道他受了傷，他就跑到一塊高糧地裡，不敢跑了！他在高糧地裡，光怕兵來，好歹一天沒事，光聽見砲響。因為得禮淌的血很多，他覺着很累的慌，到了天黑，他纔出來到不多遠的莊上，那裡有他的朋友，他想求朋友一個地方，好死在那裡。朋友給他說：「在我這裡不行，官府知道，了不得，準剿我的家，我

想法子送你走，等一會吧！」得禮的朋友，喊來幾個隣居，他們使小床把得禮抬到城裡醫院裡去；明天了，走到城門底下，他們給看門的兵說：「這是一個莊稼人，被土匪打傷了。」得禮不是一個壞到底的土匪，還沒帶着惡人的臉，看城門的兵看得禮是個老實人，便讓他過去了，那些人穩穩當當的把得禮送到醫院裡。這個醫院是天主堂醫院。天主教最講究博愛，所以大夫及伺候病人的修女，來了病人，不問他是那一教的，也不問他是那一等人，只要有病，便願意收留。王得禮進了醫院，躺在床上，一看屋裡躺着，十幾個受傷的兵，得禮不用怕他們，他們以為得禮是被土匪打傷的莊稼漢，他們並且尋思土匪不敢到這個醫院裡來養病。

大夫看了得禮的傷，臉上帶着不很喜歡的樣子，給跟來的修女說：「不容易好！肺已經壞了！」得禮喘的氣又短又難聞！大夫說不容易好，說的實在很對。這也怪難，耽誤了兩天的工夫，沒人給他調治，他淌的血太多了，很有危險。雖然知道得禮的肉身難救，修女們一樣伺候他，天天來給他飯吃，給他茶喝，用好話安慰他，知道肉身救不了，便想救他的不死不滅的靈魂。

王德肋撒就是在這個醫院裏伺候病人。天主安排的叫她哥哥。他兄妹兩個現在不認識了，王德肋撒用道理勸得禮說：「天主如同父母愛我們人，你先前不認識天主，沒恭敬天主，所以現在受苦，你若認受苦做補贖，那麼，你能盼望天主寬免你。」王得禮很

願意德肋撒給他說話教訓他，德肋撒說的話，似乎有一種吸力，能引他願意聽。得禮既然願意聽德肋撒的話，當然是相信她，自然要依靠她，既然依靠她，自然要給她說说自己家庭的狀況和自己的經過；得禮說：「我家雖然不是多富足，倒也豐衣足食，父母全在，兄妹都有。那一年，被土匪架去我兄妹三個，父親贖出我十二歲的妹妹映閣來，已經傾了家，沒錢贖我兄弟兩個。有一天，我的弟弟跑出來了，我沒跑出來，沒法子，就跟土匪這十年，以致受了這樣的重傷。」德肋撒一聽這些話，真是悲喜交集，她喜歡的是又見了她二哥，她悲哀的是知道她二哥當了土匪，受了這樣的重傷，雖然見了面，恐怕在世界上不久就永遠不得見

了。爲此她掉淚，難受的說不出話來。得禮却不知道什麼原故，過了一會，德肋撒心裏穩當一點了，就給得禮說：『我是同你被土匪架去的你的妹妹。』得禮聽了這句話，他喜的也不覺疼了。得禮想起他父母來說：『你知道咱父母還在家裏嗎？現在怎麼樣呢？』德肋撒說：『咱母親現在還在家裏，咱父親在某縣城裏天主堂裏看門，他算走到正路上了，可惜咱母親還不奉教。』你怎麼奉的教，來到這裏呢？』得禮問。

『德肋撒給他說完她怎麼奉的教，怎麼來到這個醫院裏，得禮確信他妹妹說的話，他妹妹說過：『天主有父親的心腸，安排各人的事情最善最妥當，雖然叫人受苦，倒是好意，想

叫人得死後的永福。」

德肋撒知道她哥哥當過土匪，更加倍的用心教訓他。得禮聽了他妹妹講的道理，已經知道他犯了大罪，離棄了天主，現在真後悔了，他又知道他的病，一天重一天，在世上不能長久，他死了，靈魂不死，它去見天主，全知的天主還要審判它，有罪得受罰。他也知道領洗，天主寬免罪，所以他很盼望領這個聖事。因為他有危險，妹妹給他代了洗，他妹妹心裡很喜歡，救了他的靈魂。得禮領了洗，比先更有忍耐，為補贖他的罪，甘心受苦受死。他不但有忍耐，他心裏又平安，又喜歡。因為知道天主寬免了他的罪，高低領他走到天堂回老家的路上。臨死得禮囑咐他妹妹，

他死了當緊不叫他父親知道他怎麼受的傷，但求父親妹妹爹給他念經。德肋撒給他說：「你到了天堂裏爲咱母親求天主，叫他也奉教，你也求天主叫大哥三哥回家來，贖當出去的地好叫父母到老來不致受飢寒之苦。」得禮什麼都許了，可是因爲說話過多，儼的暈過去了，不大一會，咳嗽也咳嗽不出痰來，就絕氣了。得禮臨死，得肋撒還聽見他說：「天主可憐！」雖然王德肋撒還給他哥哥念經，心裏知道他准救了靈魂，准到了永安之所。

第四回 王得功脫離匪手

我們已經知道王向榮的三兒得功當肉票，不多時跑出來了，請聽他怎麼跑回來的。他父親贖出了映閣，沒幾天土匪要打開一個寨，寨裏好些富家，四外的富家看着這個寨保險，就逃到裏頭去。因為這個原故，土匪更想這個地方，知道能發財。與寨裏有親戚的土匪送過信去，寨裏的人得了信，知道土匪要來。所怕的來到，寨主開會商議，家家要出人保護，因為寨修的堅固，衆人覺着若把四個寨門堵死，一千土匪也過不來，寨門上有一些抬砲，寨牆上有土槍，黑夜白天寨牆上不斷人，寨門底下安一口鍋，黑夜燒米湯，天天發號令，黑夜街上不見一個人，連狗也不叫喚。

頭一夜過去了，沒有一點事情，第二夜還是平安無事，第三夜又是這樣。就有人說：土匪不敢來了。所以寨牆上有幾個躺那裏睡覺的。第四夜土匪忽然來到，土匪的探子緊偎了寨門，寨牆上沒有人喊誰，不是特意叫土匪大着胆子進來。是因為看寨門的慌着喝米湯去了。土匪真來巧了，光過來十幾個土匪，使高梯子上上了寨牆，從寨牆上下來，跑到寨門底下，用槍打着寨門的，弄開寨門，叫外邊的土匪都過來，寨門底下一放槍，四外的土匪一齊往寨裏發槍，嚇唬站牆的人。實在他們都受驚，不知道外邊多少人，從那裏要過來，聽見大街上快槍也響，怕土匪進他們的家，所以他們都跑到家裏去，到街上一看，街上滿土匪，大聲喊殺，殺，

殺。有幾個年輕的人喝了佛，如同迷了一般，手持鏢槍，對着土匪往前跑。咳！佛擋不住砲子，一個沒有剩下，那時候莊稼人在忙着藏銀元，樑枳等好東西，土匪進院忙着往外拿東西，往外牽牲口，套車，裝東西，然後放火燒柴草垛，不多時各處冒烟，各處有人哭叫，有暗探指給土匪那些穿破爛衣裳的是財主，那一個孩子是財主的孩子，這些人都被土匪使繩子細綁起來，都得跟着在大車後邊走，真可憐！這個寨裏少了一些好人，也有打死的，也有架走的，也有跳井裏淹死的。許有一點鐘的工夫，土匪就出寨走了，不斷往後發槍，怕後邊有人追趕。

土匪的規矩，走到那裏肉票得跟到那裏，土匪進這個寨，早架來

的肉票，離寨差不多有二里路，在那裏等着，十幾個抗槍的看着他們。土匪拉着一些大車，車上滿東西，牽着一些富家，到了他們等着的地方，很高興的先要喝酒。這裏也有酒店，酒店裏的酒都拿來了，於是土匪都去喝酒。王得功想着這是好機會，他先活動活動綁手的繩子，果然能脫下來。因爲看他的土匪也喝酒去了，天也黑，他趕快脫下繩子跑開了。沒跑多遠，土匪見他跑啦，立時發槍，倒沒打着得功。

得功不鬆勁的跑，天到東發亮，看見莊村，他害怕不敢到莊去，還是跑，天明了跑到一個莊上，看見一個人上井上去打水，得功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，問打水的人這個莊是什麼莊？那人給他說

莊名，看得功的一種驚懼害怕的樣子，跑的幾乎不能再跑，很可憐他問：『你是從那裏來的？』得功一給他說從什麼大寨跑來的土匪架過他，土匪打寨，趁機會跑出來了，那人給他說：『喲！你跑的不慢，那寨離這裏有六十里，可是你跑到這裏，也不保險，這個莊上也有壞人，土匪到處有朋友，我打完水，你跟我到家裏歇歇，喝點茶，吃了飯再說。』不用說得功很想歇一會，還還氣。喝碗茶，他餓的慌，他也不說不餓的慌。那個人實在好，得功吃完飯，他還叫他揣懷裏一些饅饅，指給他路，到危險略小一點的地方去。得功歇過來了，又走，晌午到了一座城裏；進了大街，先坐茶館裏歇歇。茶館錯對門有個店，店門上掛着一個小白

旗得功不是上過學麼？一看裏頭是招新兵的，他想：『喲！當兵不錯，當兵不用怕土匪，他們不敢怎麼着我，我還能報仇。』他就慌忙過去問：『老總要我麼？』老總一看，他但說年輕一點，以後因為得功長的不矮，老總願意要他，於是當了兵。

得功當了兵。天天體操，演習使槍，使刀，因為上過學，有禮貌，又聰明，不久陞了正兵。得功補上的隊伍是防營，專打土匪。得功從土匪手裏跑出來，那個當兒，他二哥離的遠一點，沒法和他一齊跑，為此，得禮不知道他跑出來，後來得功剿土匪不知道他也趁他二哥。

得功總不得父母姊妹的信，因為不准告假，縱令準告假，得功也

不想回家，知道父親回出妹妹來，把地賣淨了，回家沒有謀生的道路。所以一心無二的當兵，一說剿匪，慌着跑到頭裏；因爲惱恨土匪，他真拚命的幹，兵若都和他一樣，土匪早打完了。當兵七八年，高陞了排長，也娶了妻子，有兩個孩子，大的是個女孩子，名叫小妹。

以後南方土匪蜂起，勢甚猖獗，得功的隊伍被調到揚子江一帶去了。南方的水土和北方大不相同，北方人到了南方，很容易得霍亂發瘧子。得功的隊伍到了南方，兵士常發瘧子，許多病死在那裏的。常發瘧子的兵士官長打發他們回家，發給他們幾塊錢的路費，如有坐火車回家的，還發給他們一張免票。王得功也發瘧子，

長久不愈，爲此長官查他的病，免了他的職。以先發的薪水，僅夠居家用的，沒剩下許多錢，剩下幾塊錢，吃藥用完了，發給他的路費，不夠他居家回家用的。他猜思了好些時候，怎麼好呢？朋友提醒他到上海去，他就託朋友給司令求了一張免票，領着妻子兒女坐車到那裏去，到了上海。在城外閉巷裏賃了一間小屋。他就上城裏尋找什麼生活的道路，因爲他有病，身體瘦，臉上帶着病色，手藝買賣人都不用他；咳！說了多些好話，找了幾天也沒找着本分，後來託朋友領他到東洋車行裏去賃車；天方明到車行裏，見許多青年人從車行裏拉出車來，朋友給經理商量妥協，找了舖保，給他賃了一輛洋車。得功正當着軍官，現在當了苦力

，難過的一種心情在所不免。爲維持居家的生活，硬壓制住這種心情。發奮的拉起車來，拉到大馬路上，沒等多大時候，有了車客。自從他好了病，頭一次出力，他拉着車覺着很疲乏，再說大街上馬車，汽車，電車，及行人，真是往來如織，拉車很不容易。到了天黑，他到車行裏去交給經理租價，隨後回家，幾乎走不動了，好歹能給家五毛錢，第二天又到行裏去拉車，拉到天黑，照例的交了租價回家，第二天沒有昨天儼的很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越拉越覺着有力氣，本來不是因爲力氣大了，是因爲拉着車，漸漸演習出本事來了。他出了兩三個月的苦力，以後他覺着肺部有時作疼。得功的確不是一個健壯人，出那樣苦力，時候長了，

還能不受傷嗎？得功知道這樣一準受病，因為沒別的法子養活妻子兒女，不能顧肉身的痛苦。天天到家能留家裏幾毛錢，有時候還能掙一塊多，居家有吃的，有穿的，這是他的喜歡和安慰。

到了暑天，差不多天天下雨，上海的天氣，那時候最潮，窮人的屋各處漏雨，蚊子又多，黑夜不能睡覺，這個時候，窮人裏頭出了一些瘟疫，得痢疾，受傷寒，發瘧子的很多。有一天，王得功下午回家，見妻躺在蓆上像似纔醒了的人瞪着眼看他。得功看出來她有危險，他很難過的坐在小凳子上說：『你有病了嗎？我的命那麼不好呢？』得功妻正在心渾，不作聲，她光嘆氣不止，喘氣很難。得功想起來城裏有天主堂，離堂不遠有醫院，醫院裏有

修女，她們上外邊來看病，他就想依賴她們，立時起來上醫院裏去，請修女給他妻看病。

十幾歲的小女孩跟着一位修女來給得功的妻子看病。修女一看知道病人沒有好的盼望，因為貧窮人身體不健壯，得了瘟疫，十個有八九個好不了的。所以修女但給她一點調氣的藥吃了。

是天主的恩典使病人這個時候心裏明白，修女趁機會給她說恭敬天主救靈魂幾段要緊的道理；她說：『天下萬人都是姊妹們，因為都是造萬物的天主養活的。他全能全善，愛人如父母愛兒女，他給我們立了天主教，及天主教一總的真理，引導人走正路。他給天主教救人靈魂的法子及赦罪的權柄。人都有罪，只要信天主

的道理，痛悔已罪，發奮爲愛天主行善，就能領洗，領了洗人就沒罪，死了永遠享福，」病人不能聽許多道理，修女站起來說：

『明天我再來，』於是修女又到別處看病人去了。

第二天修女又來看王得功的妻子。病人心裏清亮，反來復去思想修女給她說的話，知道有免罪的法子，有救靈魂的法子。這個盼望使他心裏很好過，爲此她很願意修女再給她講道理。修女看出來他真信天主，真心痛悔罪過，她就給她代聖洗聖事，在她額上倒一點水，念了代洗的經。得功的妻子成天主的愛女，所以她身上和心裏雖然受極大的痛苦，臉上帶着一種喜色。修女走後，到了下午，病人眼看斷氣，得功和孩子們亂哭亂叫，病人的靈魂離

棄他們，直奔天堂去了。

病人死後第二天，修女又來看，她見病人已死，用溫柔的聲音安慰得功及孩子們。得功說：『孩子們的母親死了，我自己也有病，沒大活頭。我最掛念的就是孩子們，我若得這樣的病誰養活他們呢？』修女說：『我們堂裏行各樣慈善，有病人院，也有嬰孩院，你的病若利害了，你就上我們堂裏去。』得功給修女磕頭，說一些謝恩的話，修女就走了。

修女走了以後，得功出去買來一個小棺材，鄰居把他妻子抬到林上埋葬了。回到家得功看見兩個沒娘的孩子，自己掉起淚來。不多時孩子們給他要饅饅吃，他想起來雖然身上有病，心內憂苦，

還是得一樣出力養活孩子們。

鄰居的一位太太，得功不在家的時候，她願意看顧他的孩子們。他囑咐那位太太，不叫孩子們上廢物場裏去，不叫他們同別的孩子們在那裏扒碎炭，破鐵釘等廢物。因為怕他們吃腐爛的食物。所以孩子們常在老太太跟前玩耍。妻子死了。得功得早一點回來，因為天黑了客多，這樣少掙許多錢，他一來孩子們老遠裏迎接他去，一天所見的和所辦的事，都叫他知道。他見孩子們很喜歡，他自己慢慢的也沒那麼難受了，可是他的病使他害怕，他比先咳嗽的利害，有時吐帶血的痰，拉車不跑那麼快，也常出一身汗。有人見他有病，不忍坐他的車，而且怕他跑的慢，耽擱他們的工

夫·得功倒看着這種愛人的心情是害人·一天比一天的進項小了，得功知道不久就不能拉車啦，以後怎麼辦呢？車行裏的經理見他腿顫抖，不敢租給他車子，但因為得功求的那麼可憐，才租給他一輛·這一天是得功末次拉車子的一天到了十一月，天氣冷，冰涼的西北風颳起來，頂着風步行尙且難以進行，拉車的一個病人更不容易前進，到了停車處，得功站在那裏，好久沒人僱他·以後過來一個人，但爲可憐有病的『苦力』，『要幫助他掙一毛錢，上了他的車，得功架起車來，努力前進，倒不能走快·客聽着他喘氣很難，不忍坐他的車，賞給他兩毛錢下車走了·得功放下車子，坐在那裏休息，他想：『怎麼好呢？』過一會，他抬起頭

來，面帶喜色，拉車回家去了。孩子們不曉得他今天爲什麼來的這麼早。得功只說僂的慌。他喝盃茶，吃一點飯，然後給孩子們說：『我常拉着人家。今天你們上車，我拉着您玩玩去。』孩子們一聽，當然是很喜歡的。在這個當兒風也小了，比先略許暖和一一點，小妹抱着他弟弟坐在車子上，得功就拉起車子走了。

到了馬路上，孩子們喜的了不得，見那些體面房屋，見穿體面衣裳的人坐着汽車或東洋車，覺着自己和他們是平等的。孩子們的喜樂，增加了父親的力氣。可惜！天又變了，不多時風又颳起來，以致得功拉車很不容易，風像似嗤笑得功不能勝過它的力量。車子上的孩子們不知道父親有病，因爲見別的車子跑的很快，小

妹還叫她父親跑快一點。因為她父親不能跑快，小妹又喊着快跑，她父親扭過臉來看她，雖是笑着，小妹倒看出來她父親很慌的慌，為此，她說：『好父親我要下來，你抱着我弟弟上車，我那麼大啦，叫我拉車吧。』得功果然住下，孩子們下來，他坐在車斗上得歇一會才能往前走。小妹見父親的臉那麼黃，一味的喘。她說：『父親準有病了吧。』他搖着頭說：『沒病，我喘不過氣來，是風吹的。』過一會小妹又說：『父親我拉車滿行，小弟快有四歲，他能跑啦，你上車我拉着你。』得功笑着扶摸她的頭說：『你弟弟還抱不住小貓，怎麼能跑怎麼遠的路呢？』得功咳嗽的不能往下再說。

病症的這個攻擊過去了，得功又起來，小妹倒不願意上車，小弟自己在車上，小妹在旁邊跟着，得功慢慢的往前走，不用說他送孩子們上嬰孩院裏去。嬰孩院離他住的地方不近，他想孩子們到了那裏，到了好地方，不用掛他們的心，自己能上病人院裏去。走到一個茶館門前，得功領孩子們上裏邊去喝茶，到冬天的這樣天氣，喝盃熱茶多麼好。

出了這道街，得功老遠裏望見嬰孩院。以先他送過幾次客上這個院裏，爲此他知道路，還得過一個橋，過去橋就到了。小妹問她父親說：「我們上那裏去呢？」得功說：「你記得那位修女來看您母親，我們如今要看她去。」說完這話，也就到了大門間。門

旁有個電鈴，得功使手指一按，不大一會一位修女開了大門。修女一看得功領着兩個孩子，她經過的事情多，立時知道有什麼事，在上海那麼大城裏，天天有人來求恩典。得功看見修女，不敢說有什麼事情，修女很慈善的樣子問：『在這個冬天，你們大約願意在這裏住兩天是不是啊？』得功一句一句的慢慢的說：『自從孩子們的母親六月裏一死，孩子們算沒有家了，我身上有病，沒法養活他們，我求修女收留他們當嬰孩吧，他們真是無依無靠。』修女先領他們到門房裏坐下，問了他們的姓名，就見院長請示去了。在樓梯上遇見常到外邊看病人的修女，給她說來了一個王得功，領着他的兩個孩子，他說你到過他家，你上門房裏看他

去吧。』她一見非常喜歡，說：『你們來了很好。』就打發大一點的嬰孩到廚房裏去端飯。修女抱起小弟來說：『噫呀！凍的不輕，小手冰涼。』飯端來了她說：『你們吃飯吧，吃飽了不冷。』吃着飯，那位修女回來說：『院長留下那兩個孩子。』得功說：『我謝謝院長和二位修女。』吃完飯得功給小妹說：『小妹你同你弟弟現在住在這裏吧，這裏很好，我們再不挨餓，再不受冷，我養我的病去。』小妹聽出來她父親要離開她們，大聲哭着說：『你不能走』，她扯着她父親的衣裳說：『你別走，你別走。』得功說：『我走不遠，這裏不看病，晚兩天我來接你們回家，我還得送回車子去。』小妹知道這話不是實話，她疑惑她父親不一準回來

，爲此她說：『母親死了，你說她還回來，她到底沒有回來。』抱弟弟的修女跟着勸小妹說：『你是個精孩子，你也看出來你父親得養病，先得送回車子去。』小妹沒法子，哭着給她父親說：『你送了車子，當緊回來，快回來吧。』臨走得功囑咐她說：『小妹，嗣後修女叫你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，或上學，或做活，你當緊老實聽命，你也好好的看你弟弟。』小妹難受的掉淚，修女扶摸她的頭說：『你真愛你父親，我看你是個好孩子，好孩子聽命，不叫父親難受。』小妹含着眼淚看修女，她看着修女的面容，像似慈母的面容，她忽然投到她父親懷裏說：『叫我同弟弟自己在這裏，你得常來看我們，修女替得功說：『原得常來，你父親隨便來

看您。』

修女隨後給得功說：「你等一會，我上普育堂醫院裏打電話，問今天晚上你能否到那裏去，大概許行，你到那裏準得到相宜的伺候。」修女回來給得功說：「普育堂的回答，你幾時去，幾時收留你。」得功末次見他的孩子們，心裏很難過，到底沒有法子，就走了。修女抱着弟弟，領着小妹送他到大門外邊，得功架起車子，再三再四的謝修女的恩。走到橋上，扭頭一望，望見修女同孩子們還在那裏站着，小妹眼送父親，望不見了才同修女回院裏去。

嬰孩們都穿一樣的衣服，修女給新來的那兩個孩子換上暖和乾淨

棉衣，吃了晚飯，修女領他們先到堂裏去跪經，以後領他們到睡覺屋裏去。每個嬰孩一個鐵床，床上有草包帶很乾淨的被窩。小妹不能離開她弟弟，她兩個在一個床上，小妹雖然暗暗的掉淚，因爲太饑的慌，也睡着了。

與小妹同歲的嬰孩不少，不多時，不認生了，認識一總修女及嬰孩們，她們做什麼她也跟着做，放了學，有玩耍的工夫。以後因爲不閒着，忙的她不能整天想她父親，可是常盼望他來看看。她父親倒不來，她猜思他的病還不好，等他好了準來看看。時候常了，慢慢的如同在家一樣高興。修女盡心替父母教養她們。

王得功走了以後，天下了一點雪。因爲車行很遠，天也不早了，

他得走快一點，因天不好，街上沒一個人慢慢的走，人人急急慌慌的想快到家，惟王得功慢慢的如同走不動似的，走一會得坐下還還氣。到了一個飯館門前，得功覺着不甚餓，倒很渴的慌，手中還有幾個銅幣，他猜思若交給車行經理，他一準嫌不夠數，生氣把錢扔他腳前。所以他要用這幾個錢買一盃湯喝，進了飯館，掌櫃的端給他一盃清湯，一盃乾飯，得功喝了那盃湯，乾飯吃了幾口，覺着嚥不下去，把飯錢放在棹子上，又拉起他的空車走了。到了大馬路上，天就黑了，電燈在施捨它的光明。天雖冷，拉車的不少，有病的得功沒一點精神，幾次碰到人家的車上。到了十字路口，他又轉向另一條馬路，橫着走過去；正在轉彎的當兒

，突然過來一輛汽車，得功聽見氣號響，看見汽車上的電燈光，嚇的他不敢走了，開汽車的人不能立時止住他的車，碰倒得功，汽車從他身上軋過去，於是街上躺着一個受傷的人，汽車上的人不管這那，開起來走了。行人立時聚集站在那裏，巡警即叫來別的巡警，他們把軋壞的人力車拉到馬路旁邊，叫來一個拉東洋車的，小心把得功架到車上，指示拉車的送他上普育堂醫院裏去，苦力快把得功送到醫院裏。

普育堂醫院已經收到電話，送去汽車軋傷的一個人。得功被汽車軋傷，立時已經死過去了，送到醫院裏，被伺候病人的人們，把他架到床上，修女倒他嘴裏什麼藥酒，他才反醒過來。醫生診察得

功的傷，知道車輪正軋他的腹部，軋壞了腸子，在外邊他給修女說：『這人的性命不能救了，你們該怎麼辦怎麼辦吧。』修女知道醫生的話什麼意思，所以她講最要緊的道理給得功聽。不用說勸他奉教的話，得功在街上等客，早晚裏聽有人講道理，爲此對於人最當緊知道的：有天主，有天堂，有地獄，有不死不滅的靈魂，他都聽過這等緊要的道理，修女只用提醒他。要知道，人臨死有人指給他升天堂的道路，十個有九個願意走這條路。

王得功從小是個好人，沒什麼毛病，聽了修女的話，他現在從心裏後悔以先沒恭敬天主，反得罪了他，因爲他明白，很盼望聖洗，修女就給他代洗。然後勸他一直到死全信服依靠愛慕天主，呼

號耶穌說：『耶穌救我吧』，呼號聖母瑪利亞說：『聖母娘可憐我吧。』得功就那樣辦，心中光想天主，天堂，到末了幾乎說不出話來，呼號耶穌聖名，絕氣而死了——因耶穌寶血洗乾淨的一個靈魂，離開世界，直升天堂享福去了。在世上一生受苦，如今再不受苦了。

第五回 王得義回家

上邊已經說過，王向榮的大兒得義抱着很大的希望上關外去了。帶去的路費本來不充足，幸虧到奉天一帶，那裏求人哀矜他一頓

飯很容易，所以對於飲食上沒作什麼難。但因為走遠路沒走慣，越走越感覺艱難，他的堅固主意，使他畢竟到了關外。

這時候地裏的活早已完畢，沒有人僱他。他到了一個大集上，聽說酒館裏要僱一個幫忙的，得義過去一問，兩方面都很喜歡，在酒館裏當了幫忙的人，得義有了過冬的暖和地方。到了春天，酒館裏的活少了，掌櫃的打發得義走，正合他的心意，莊稼人願意做莊稼活。得義先當小工，掙的錢將夠吃穿用的，有一天他趕會遇見一個管事先生給北方的財主家僱人割豆子，王得義同別的少年人跟他上北方去了。割完豆子，財主看出來得義是個老實可靠的，為此用他往車站上運黃豆，幫助管事先生羅豆子。得

義的工價錢自然不甚少，手中存了錢，有時同鄉求他幫助，得義隨着他的善心不能不幫助。得義這樣常常幫助同鄉，所以天主保護降福他。他跟着財主四年，手中有錢了，自己能要地了，所以他同別的同鄉到北方去開新地，到了北方，開新地一頃，自己僱着做活的，年年豐收，因為他早認識糧行裏的經紀，所以他糶糧食很爽快，錢也現成。得義用他糶糧食的錢，年年要地，地要了兩頃，當了財主。

得義在關外住了十幾年，雖不往家打信，倒沒忘了父母兄弟妹妹，臨走給他們說明了，非發財能回出家產來不回家，所以他那麼些時候在外邊。如今他估量若把所有的賣淨，足夠回出他父親當

出去的家產，爲此他同別的同鄉一齊回家來了。

這一次走路，可是容易，能坐火車，儼不着，也不用親身帶着那麼些錢，他在關外把錢交到郵政局裏，寄到離他家最近的一個城裏，從這個城到他家還一百多里路。坐火車雖然便利，到底也有危險。得義是個老實人，在北方但交接一些老實人，不會小心壞人，在路上給同車的人述說他把賣地的錢都交給郵政局裏了。後來查票的要看他的車票，他掏出皮夾來拿車票，旁邊的一個壞人看見他皮夾裏有郵局交給他的匯票，得義把皮夾裝在衣袋裏，黑夜他睡着的時候，那個壞人從得義的衣袋裏慢慢掏出皮夾，拿出匯票來，將皮夾又裝得義衣袋裏。

到了離家最近的城裏，得義先到郵政局裏兌取他的錢；及至到了郵局，從皮夾裏，要拿出匯票來，一看沒有了，嚇的很不輕，知道匯票被人偷去。他遂即給局長說明，局長安慰他說：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了你的名子，幾時有人以你的名來取錢，我立時命人把他押起來，他就是偷你的賊人。」王得義等了幾天，沒人使他的匯票來取錢。局長實意的要幫助他。給關外的郵局去信，聲明賊人偷去了得義的匯票，叫他另發一張來。得義又等了幾天，局長接到了新匯票。

如今快上家去吧，噫呀！他心裏多麼想家，一路想着快見父母，又想父母年紀不小，恐怕不在世了，那麼些時候沒得過他們的信

·得義雖沒往家打信，倒常求回家的同鄉給家中的人捎口信，說他沒病，要了很多的地土，必定快回家來回地。許是這些同鄉忘了給他家中送信，也許是父母不在家了，或者——不在世上了，反來復去的思想這些事。他要去看看岳父和他留在岳父家的妻子，打聽打聽他家中的事情。

王得義到了岳父家，沒人歡迎他。因為都不認識他了，十幾年的工夫，他大大的變了模樣，留着鬍鬚，看穿的衣服也不像本地人，當女婿的可是容易叫親戚認識；親戚知道是得義，看光景不是多喜歡，岳父明明的抱怨說：「你那麼些時候不家來，也不給我們捎個信，你是怎麼辦的呢？看你穿的衣服，在外邊發財了，你

怎麼不給我捎幾塊錢來，養活我的閨女呢？」好在得義確實能說他幾次託人送信，也捎過兩回錢來。岳父驚訝着說：「可惜沒得了你的信，也沒得了你的錢。你委託的人不甚忠信，他們不該留下我們的錢。你如今來了很好，我們都很喜歡，你坐下吧，吃了飯你給我們說說你在外邊經過的事情。」

王得義的妻子這時候正在廚房裏，聽母親說她丈夫來了，她不願意立時去見得義。她固然是很喜歡的，可是因為得義在外邊過了十來年，她心裏還有一點生氣。過了一會，她母親領她到堂屋裏，得義見她進來，猜思是他的妻子，却不敢說一準是她，她的面容也變了。她見得義穿着值錢的衣服，她母親在廚房裏曾給她說

過得義發財啦，她見了得義，心裏的一種喜悅，使她不生氣了，她給父母說：「您看我說的對吧，我早知道他忘不了我，不能不來，如今他真來了，您看我說的對吧。我做飯去，媽！今天做什麼飯呢？」

「誰你的便吧」·她母親答·

得義的妻子走了，他才問岳父他父母現在如何，岳父給他說：「我們知道的不多，你母親還在您莊上跟着隣居做飯，年節我見她還很壯實，你父親走了以後，也來了兩趟，說他給城裏的神父看門房，事情很好，沒許多事，除非送信，却也攔不着他。你妹妹先前跟着您母親，是不是，都是按你當時的主意。以後你父親把她

接到城裏去，聽說叫她到某城裏的女學裏去上學。他們兩個奉了天主教，你的兩個弟弟到如今沒有信，都不知道他們上那裏去了，還在不在？我的閨女是個好孩子，是個忠信人，一心無二的等你到如今，總不說抱怨你的話，可是因爲你不捎信來，常常使她悲哀，唉！她真是個孝敬父母的孩子！善有善報：你今天回家，就是她的善報。」

吃完飯，得義說：『我今天還想看我母親去，五里路，一會就到了。』岳父要跟去送他。得義臨走到廚房裏向他妻說：『過幾天我來接你，我先回出父親當給人家的地土房屋來，幸虧聽我的話，我們的地土房屋沒賣死。什麼都回出來，我們還能剩許多錢，』

你以後不用作一點難。你等我那麼些時候，再等兩天吧。」他妻說：「我等着你，你辦快一點就是了。」

得義同他岳父到了他母親那裏，見她不高興，原來她是一個不願意多說話的老年人，因為她丈夫領閨女走了以後，跟他奉了天主教，又許她一輩子守貞，又因為兒們不給她打信，連一塊錢也不給她捎來，為此她愛近人的心涼了，她覺着他們不掛念母親，所以她也就不掛念他們了。

王得義到了他母親屋裏，他母親不認識他了，她有一點耳聾，得義的岳父大聲給她說：「這是你的大兒！」老太太搖着頭，嘴角下垂，說：「我沒有兒，你怎說他是我的兒呢？你想從他走了以

後，不給我捎一個錢，連封信也沒見他的，那還算兒嗎？我沒有兒，他從那裏來，還叫他上那裏去吧，他現在用不着娘了，我也沒有家，養不起他。」老太太說完這些話，她自己難受的哭起來了。得義可沒想到他母親給他說這樣的話，他立時跪在他母親跟前，求寬免。他岳父大聲勸老太太讓她兒說話，好求他母親原諒他的不是，說：『你該知道，他帶來的錢不少，他在外邊不願意零碎往家捎錢，怕你隨收隨用，那樣回不出你們的家產來，如今他能全回出你們的地土，和你們的房屋，給你預備養老的地方。』得義的母親聽到這些話，眼裏也不掉淚，心裏也不生氣了，給她兒說：『你起來吧！』得義起來，坐在他母親旁邊的小凳子上說：

「媽！當時我們離散的時候，我們商量好的：叫我上關外，非發了財不回來，幾時有了夠回出我們的家產的錢才回來，現在滿了我們當時的希望。」他母親因盼望以後不用再做飯聽人家的命，自己能出命，能平安養老，就把以先使她難受的意念忘掉了。

王得義回來了！小孩子們早已從莊東頭到莊西頭叫人人都知道。鄰居們都喜歡，都去看他，問這，問那，到半夜人才走淨，得義才能在他母親屋裏睡覺。

第二天，得義請來那些當時可憐他父親，幫助他父親回孩子們當他們家產的人，商量晚幾天擺席請他們。——到請客時，沒有一個說不回給的，年成不好，他們眼前就得作難，所以都願意回

給·回地的事情，兩天辦成了，宅基房屋也都回出，許了期，十天騰房子·沒等十天，房子騰出，得義能領母親進他的老家；當時當房子連傢具也當給人家了，所以得義不用籌備傢具，就能立時把他妻接到家來·

得義雖然喜樂，因為他父親不在家，倒沒得到滿意的喜樂·得義到家的頭一晚上，已給他母親說過：『我父親當出去的地土，應該他回出來，我們得請他快回家來·』他母親說：『別提！不用他！他走了以後，隨了洋教，他用不着我們，他有神父養他·我說給你聽聽他辦的事：你妹妹跟着我怕她不能救靈魂，他用嚇唬的言語，胡弄的手段，使我把你妹妹讓給他教訓，他教訓的可不

舜，送給外國人啦，外國人又胡弄她守貞，並且把她押起來，不許她出門，這樣的父親還算父親嗎？咳！他兩個在我眼前算死了，別提他們的名子。』

母親說出這等氣話，得義非常難過，知道他父親是一個最有良心，最要面子的人，天主教如若真不好，他一準不奉，他既然奉了這個教，這個教當然是好教，不然他不能把他可愛的孩子交給外國人教訓；再說得義在關外住那麼些時候，他認識天主教，所以很高看傳這個教的神父們。他親眼見天主堂門口不斷有逃荒的人求飯或路費。他自己在外邊有了一回病，若不是天主堂醫院那麼慈善，白看病，不要葯錢，恐怕他就死在那種病上，爲此得義知

道他母親對於天主堂的論斷太偏，因為神父許她閨女守貞，她生氣了。如若她知道閨女甘心情願，而且享福（却不是肉身的，是靈魂的），他母親必定不生氣。

詢問母親打聽不出父親的下落來，因此得義自己回出地土。過了幾天，得義聽本莊上的人說鄰居家的一個老年人，他經的事情多，眼也寬，為此得義向這個老年人詢問他父親的事情。老年人給他說：「你父親當時離了咱莊，到外莊上找活做，因為不是僱人的時候，找不着，你父親作了很大的難，逼的他要飯。到了冬天下了雪，沒有地方住，他到了天主堂裏，神父可憐他，給他一個小本分，後來他奉了神父的教，現在給神父看門。去年我上城裏

去，辦完事我去看他去了，我看他在那裏很好，也沒一點病，本分又輕，主人很慈善。他給我說你妹妹也很好，你不用掛念他們，你想你父親不想家嗎？他若知道你回來，家產也回出來了，你不請他回家，你想他願意你的嗎？他能說你孝敬他嗎？你母親好說，不用怕她生氣，你先上城裏找你父親，你和他一起家來，臨來的時候給你母親買一件衣裳料，那樣包管她不高興。本來我很願意送你去，我知道他住的地方，可惜現今不得閒，你自己找他去吧，很容易找到，就在東門裏路北，門上有個鉄十字架，還有一個匾，匾上寫着三個大字，天主堂。」

王得義得到這個善謀，心裏非常喜歡。第二天得義給他母親說：

『我到城裏有點事，大概得兩天回來，媽！我去吧。』

『好，你去吧，快一點回來。』老太太並不疑惑他去看他父親。到了城裏，得義在東門裏找到了天主堂。進了大門，看見東邊有門房，門房裏坐着一位不過四十歲的人，看光景不是得義的父親，所以得義問：

『你是看門的先生嗎？』

『不是，看門的是王先生。』

『王先生在那裏呢？』

『他剛才上神父屋裏去了，一會就回來。』

得義又問他，王先生多大歲數，什麼名子。那人給得義說：『王先

生許有六十多歲，他的名子是向榮，得義知道是他久沒見的父親，盼望見父親的一種心情，使他的心絃跳動。過了一會，那人提了茶來，讓得義喝茶，得義喝着茶，看見牆上掛的聖像，問那人這像是什麼意思，那人就給他講解講解。得義半信半疑的聽着那人的講解，給那人說：「王先生是我父親，我今天特來看他，他怎麼還不來呢？」

「我去叫他來好不？」

「那可好，你給他說我來看他咧，我的名子是得義。」

那人立時去了，剛走了不大一會，得義聽得從院裏有人出來，立時到外邊看看是他父親不，他一看，認得是他！向榮倒瞪着眼不

敢認得義，得義就在當院裏給他父親磕頭說：「爹！我回來啦。」聽他說話，向榮立時知道是他喝想的孩子，喜的他眼中含淚說：「孩子你可來啦，唉！你怎麼在外邊過了這麼些時候呢？真把我壞了，你怎樣？在外邊受罪了嗎？你起來，上屋裏去給我說說，咳！真把我壞了！」

爺兒兩個對面坐着，得義稟給他父親知道：他發財回家，地土房屋業已回出，母親同他妻現在都在家裏，單等着父親回去。向榮雖是很願意，也能隨便回家，可是得給主人說好，爲此給他兒說：「你等一會，我見神父去，稟明你回來了，求他准許我回家，我的這個大喜，也叫他喜歡，你不知道他在這十幾年待我多麼好，

幸虧神父，你現在還能見我，若不是他可憐收留我，我早已餓死了。」得義說：「你去吧，——我也想見神父謝謝他，我能見嗎？」

「我去問問，你先在這裏等着。」

神父聽說老王先生的久不見的孩子回來一個，他很喜歡，說：「可感謝天主吧。」向榮說：「我的大孩子現在在門房裏，他想見神父，替我謝謝神父十來年待我的恩典。」神父說：「快叫他來。」

得義向神父三鞠躬，要說一些謝恩的話，神父不叫提，他說：「你坐下吧，我聽說你在外邊剩回來幾個錢，把家產也回出來了，這是天主降福了你們，應該感謝天主。」神父知道他爺兒兩個久沒見面，一準想自己在一邊說說話，爲此他說：「您回去吧，得義

今天是客，你當緊多買點菜，多買點酒。」

得義走了一天的路，也不覺饑的慌，他爺兒兩個說話說到半夜。這時候得義知道他妹妹在那裏當什麼人，他們商量好了，臨回家要看她去。——第二天彌撒後，向榮給神父說明他想回家，他先沒有家，堂裏是家，如今自己有了家。神父不是不明白他的老看門的得離開他，失落那麼忠信的先生，本來他不喜歡，雖是不喜歡，也不能阻擋，爲此他說：『王先生！你因得盡父親的義務，應當回家，假若沒有這個原故，你不走，我養你老。如今你的孩子要盡這個本分，你跟他回家去吧，我忘不了你，常要爲你念經，你也不要忘了常求天主保護降福我們。』

這一天向榮辭別鄰居和朋友，交代一些小公事，第二天要起身看閨女去。——早晨念完經，吃完飯，再求了一回神父的降福，出了大門，望見一輛轎車，等着他上車。向榮很不願意上去，給得義說：「這個路我走過許多次，不該花這個錢。」得義說：「爲孝敬你老人家我還能愛惜這兩個錢嗎？我不等你不在了才花錢孝敬你，車已經僱了，不能打發回去。」沒法子，向榮上了車，走了天半，才到了德肋撒住的城。

車到了醫院門前，他們進了門房，在門房裏等着修女。因爲向榮迭次去看他閨女，修女認識他，修女說：「噢！你來看你的姑娘啊，很好，她在這兩天好像預覺你來，她不斷提念你久已沒來看

她啦。我快去給她送信。」向榮說：「好，勞駕吧。我這一次來帶來一個喜信，跟我來的是她大哥，名叫得義。」——不大一會王德肋撒出來了，看見她父親，說：「爹，你來啦，你好嗎？」

「好，你怎樣？」

「我也好，沒有病。爹，這位是誰啊？」

「你不認得他嗎？你想想。」

「我聽修女說我大哥也來了，是他嗎？」

「是我。」得義笑着說。

「哎呀！你的面容變的使我不敢認你了！你回家來孝敬咱的父母很好，我很喜歡。」德肋撒說完這話，領他們上客屋裏去，他們

三個人有多些要問說的話，使我們筆難盡述。說着說着就說起義的兩個弟弟來了；德肋撒這時，給她大哥說明她二哥怎麼受的傷，怎麼來到這個醫院裏，怎麼死的，說起這個事來，他們三個人的喜樂中，好像甜水裏掉了一滴子苦胆。向榮說：『我們兩個要看看他的坟墓去，你能找一個人領我們到那裏去嗎？』德肋撒說：『不用找人，我能領你們去，可是得有院長的許可，我去問院長去。』德肋撒回來，院長也跟來要看看德肋撒的哥哥。以後德肋撒上她屋裏換她出門的衣裳。院長向德義說：『你妹妹在這裏落的很好，病人都喜歡她，她有德行，好在堂裏念經，你們一家老少後來若團聚了，一定是她求天主賞的，你現在回來了，感謝

天主吧。」

德肋撒從她屋裏回來，他們三個就上城外天主堂聖林裏去了。德肋撒知道，墳墓上有十字架，十字架上有得禮的名子。向榮同德肋撒站着念幾段經，得義站在旁邊，見她們兩個眼中含淚，看出來天主教的人怎麼紀念死過的人，自然心裏要比較比較，天主教同異教的辦法怎麼不一樣，這裏不出聲哭，但心裏難受，這裏不燒紙，也不擺供，但求全善的天主可憐死人的靈魂。他猜思猜思定下主意說：『這個教裏道理和規矩，我得認識認識。這個教令人愛慕近人，不光一直到死，死了還是愛慕他，這個教真是個好教。』

在林上站了一會，他們就回醫院來了。院長許了德肋撒的父親和哥哥在客屋裏過宿，差人搬來兩個小床，也許了德肋撒在念晚課後人當沈默的時候同他們說話。他們說說從離別以來所經的事，然後德肋撒說：『你們懔的慌，睡覺吧，明天再說，我回去。』她父親問：『德肋撒，你願意跟我回家嗎？你母親巴不得的能見你。』德肋撒說：『爹，你知道，我甘心把我的生命獻給天主了，我自己求的一輩子伺候病人，我怎麼能夠離開他們呢？大哥，我感謝咱爹沒阻擋我，隨我的心，我知道我在天主給我安置的地方，所以我心裏十分平安。我雖不回家，倒沒忘了你們，天天爲你們念經，叫你們都認識天主，救援靈魂。』——向榮看着德肋撒

不願意回家，知道他進了修院，到了好地方，一個平安享福的地方。所以德肋撒不跟着走，他也不難受，又隨了他的意思，他說：『到明天再說話吧。』

得義夜裏睡不着，他父親在床上躺着，也醒着不睡，得義問他父親：『爹，你睡着了嗎？』向榮說：『沒有，我反來復去的思想晚兩天見了您娘，他很不喜歡我，生我的氣，因為我沒阻擋你妹妹進修院守貞。我也沒勸她，你也會聽得她說是她的主意，她覺着是平安享福的地方，我還能阻擋她嗎？不奉天主教的人，不懂這個。咳！回到家我給您娘說什麼呢？家不齊不如散了，此刻我不願意回家，您娘整天抱怨，惹我生氣，我回我的門房不更好嗎？』

？——得義睡不着，也是因想這些事情，怎麼辦呢？他想了想，忽然想到了辦法，他想起本莊上的那個老頭給他說的話來：「你同你父親回家，別忘了給你母親買衣裳料來，她見了布，再見你父親，他就不生氣了。」所以得義給他父親說：「我手裏還有幾塊錢，明天走的時候以前，我給母親，也給我妻買兩身衣裳料好不好？」向榮知道他妻的脾氣，他說：「這法不錯，這法包管她不生我的氣了。」

第二天，向榮跪彌撒，得義上街買布。買布回來，飯已端到客屋裏，德肋撒陪着吃飯，倒也稀罕，她不想說話了。許是想娘吧，人的心雖高，倒也軟弱，疼娘的心高起來了，她想着見了她母

親，如同現在見了可愛的父親，久仰的哥哥那麼喜歡。然而她不得見她母親，如同現在得離開他們，恐怕一輩子不得見了，使她那麼難受。老實說，她巴不得能跟着回家看她母親去，見了面再回來，她想了想，自己心裏說：「現今不行，怕母親不叫回來，得等他奉了教，明白意思才行。」心裏有了這個主意，給他父親說：「本來我很盼望回家勸我母親，叫她也認識天主，奉教。如果他奉了教，我一準求院長許我看她去，院長一定也準許，你給我母親說：願意見我很容易，她若跟着你奉教，我就去看她。」得義又僱了轎車，同他父親回家去了；離家不遠，得義說：「爹，到家讓我先進家，我拿着布見了我母親，以後你再過去。」得

義特地把包布的紙去掉，使他能看見是什麼布。這時候，她母親早盼望他回來，院裏幾時有人來，她在屋裏聽聽是不是她兒？得義下了車，走到院裏，他母親聽見他腳步響，知道是他，立時從屋裏出來。得義見了他母親，說：『媽，我回來了，你看這是什麼。』他母親近視的眼看那布，並使手一摸，知道是好布，心裏很喜歡，她在院裏站着，看見她丈夫也來了；她一看見她丈夫，臉上像似紅了一點。得義急忙說：『媽，我還給你捎來別的好東西，我快去拿來，老太太因為太喜歡了，想生氣也生不起來，得義携着幾盒子點心回來給他母親說：『媽，你看，這都是我父親叫我給你捎來的，你看好不好，她說：『很好，是他叫你買的？噢！他

的心地倒是不錯。你也來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們先吃飯吧。」

吃完飯，得義的母親問：「向榮，你還回那些外國人那裏去嗎？」

向榮說：「不去啦，當時我們寸地皆無，沒地方住，沒飯吃，神父可憐我，給我屋住，給我飯吃，也給我衣裳穿，你想我還能不奉他的教嗎？如今得義接我回家，我不走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我們四個孩子，纔回來一個，咳！那三個在那裏呢？什麼時候來呢？」他們就給她學說德肋撒的話，幾時她不糊塗了，不煩惡天主教了，幾時來看她。得禮的死，慢慢的叫她知道。她一聽說得禮死了，就大哭起來。向榮給她說：「得禮在他妹妹跟前死的，我們見了他的坟墓。」向榮用天主教的道理安慰安慰她。她又問：

「得功在那裏，你沒得過他的信嗎？」

「可惜！他的事情全不知道。」得義給他母親說：「見了妹妹，他妹妹怎麼高興，因為他不奉教，他母親也信他的話，如今光盼望得功回家。」

有一天，王得義進城給關外的朋友打信，到了郵政局裏，局長見他的信上寫的莊名和寄信人的姓名，問得義：「王得義是你嗎？」

「是我。」

「這裏有存了好久的一封信，收信人是您莊上的王向榮，你認得他嗎？」得義一看信，說：「準是給我父親打來的，我三弟在外邊，許是他的信吧，許我拆開看看嗎？」局長說：「這信既然是

給你父親打來的，你拆開看看吧。」他拆開一看是得功的信，喜的他快回到家去了。

向榮見了這封信，把信看了一遍，掉着淚念給他們聽聽。信上寫着他在南方當兵的時候，往家來了一封信，又打回去了，信上寫着收信人在此處，無法投遞。現在不當兵了，在上海拉東洋車。寫這個信，願意試試父親能否收到。信上又寫他妻已死，撇下十二歲的小妹，三歲的小弟弟。他自己也有病，很願意回家，可惜！沒有路費，最後信上說：『怕我是短命人，我的兩個孩子，將來誰照顧他們呢？』一家老少聽完信，沒有不難受的，立時商量怎麼想法子叫他回家。

得義說：『我給他寄幾塊錢去，叫他領孩子們回家，我還有兩個錢，可是上那裏寄呢？上海地方那麼大，給他送路費去，怕他收不到，得先寫信問問他得多少錢，寄到什麼地方。』他父母看他說的很對，請了一位寫字的先生，給得功寫信，問他得多少錢，錢寄到什麼地方，末了說一家老少都盼望他快回家。得義把信送到郵政局。

得功臨死頭兩天收到這封信，因為有病，沒想起來寫回信，這封信以後為他的孩子們有益處。

巡警送受傷的得功到醫院裏去，從衣袋裏掏出他的家信，知道他的家，容易給他家裏的人去信。得功死後，巡警把這封信交給醫

院裏，醫院裏以後又交給嬰孩院的院長，院長才給王向榮寫信說明得功已死，他的兩個孩子在嬰孩院裏很好。

這封信到了王向榮家，一家老少，異常悲哀。整天盼望得功快回家來，如今沒有盼望了！向榮說：『我的小孫子和孫女我得要。』得義說：『我怕自己沒後代，我要待承他們和我親生的孩子一樣，我們快給嬰孩院去信要孩子們，應該我養活他們。』

嬰孩院的院長收到這封信不喜歡，怕他們在那裏救不了靈魂。後來院長仔細看信上的末了的話，知道是奉教人的信，末了的話就是「盼望天主報答降福院長。」除非天主教的人說這樣的話，爲此他不難受了，願意打發孩子們回家。但是怎麼送去呢？院長要

寫信問問向榮這事怎麼辦，孩子們那麼小，不會自己回家，況且又是冬天，得有人送他們，她問：等到春天有人上北方去，順便送他們回家好不好？又問：最近的火車站是那一個城？遇有機會即送孩子們回家，惟有一條要緊的，本莊上當有奉教的人，因為孩子們的父親臨死決定說：「願意孩子們奉天主教。」

王向榮見了這個信，全家說院長說的極明白，到春天也好。為此給院長去信，求她當緊託付妥當人送孩子們到某城火車站上，從郵局裏也送去路費。向榮在信上寫上他領洗的聖名。向榮不光因為孫子孫女回家使他最喜歡，也因為他們奉教；他從離開天主堂回到家，却也早晨晚上念經，他願意同別人一起念經，預想後來

能夠同小妹一起念經，還能教給他經言，這也是使他最喜歡的。院長沒料想她那麼快得到機會送孩子們回家，有上北方去的人，院長託付他帶那兩個孩子回家去。修女們難捨小妹，這個精孩子，小妹也不想走，修女給她說：「你不知道您爺爺多麼好，多麼想您，跟着他不少菓子吃。」小妹說：『若是那樣，我們兩個走吧。在我爺爺家如若不好，我們再回來。』都說：『對啦，對啦，那裏好你們上那裏去，就是那樣吧。』

立春以後，向榮接到一封快信，說某日得功的兒女到某城車站上，向榮說：『我自己接他們去，這個事我不讓別人辦。』孩子來的那一天頭裏的一天，向榮上孩子們下車的地方去了。第二天早

晨，他就上火車站上去，在站上等了幾點鐘，南車烏烏的來到了，車停在站台下，向榮見一位穿外國衣服的先生，抱着一個小孩，扶着十來歲的小女孩下車，那小女孩站在那裏左佑的看，向榮猜思許是他的孫女，即過去問那位先生上那裏去，並且給那位先生說他是王向榮，特來迎接他的孫子孫女。那位先生知道是孩子們的爺爺，看他的面孔很喜歡，知道修女託付給他的事辦妥了，他給小妹說：『這是你的爺爺，你們如今跟他去吧，你看因為你們來到了他多麼喜歡。』向榮給小妹說話，小妹不懂得，在南方學的話，不懂得北方的言語，光看向榮的臉，見他滿臉喜色，她知道是她爺爺。

氣笛一鳴，送孩子們的那位先生又上車走了，向榮抱着小弟弟給小妹說：『我們回家吧。』車站下邊一輛轎車等着他們，向榮架孩子們上車，命使車的從菓子店門口走，向榮買了幾盒子點心，遞給小妹，說：『這是點心，你們在路上隨便吃吧。』他說的話小妹雖然不懂得，倒知道是叫他們吃菓子。在路上小妹光想坐車前邊，好能看看北方的莊村房舍，莊稼，與南方大不相同，一路問這是什麼，那是什麼，她爺爺一一給他說明，小妹留心聽，一路學北方的言語。

車到家的時候，天已經快黑了。小妹的奶奶誰知道幾次問來了嗎？車子望見了嗎？得義下午到大路上等着車子，看見車來了，

就打發孩子給他母親送信，說：『孩子們來了。』老太太並不等車子來到大門間，她迎接到莊南頭。車子站住，向榮把小弟弟遞給奶奶，都下來車，在車後邊走。到了家，吃完晚飯，小妹說：『我弟弟睏啦。』因為他們走路累了，打發他們去睡覺，他們頭一夜睡的極其平安。王向榮的一家老少也齊了，盼望天主賞給他們真平安，不是光平安過日子，再不受土匪的害，最要緊他們不受魔鬼的害，一家老少死後享天堂的永安。

47
11-2-44

(7)

BC

46.57

2